



索画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1962年，母亲陆士嘉参加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，和父亲张维一起住民族饭店。某日半夜突发心肌梗塞，母亲推醒父亲，自知不久人世，冷静交待了后事，很快手脚冰凉口不能言。事出仓促，父亲惊得手足无措。幸得住隔壁的杜庆华有勇有谋，指挥若定，要母亲平躺勿动，节省能量；同时及时通知会议医疗组医生到场抢救。母亲获救，转入北京医院继续治疗。其时梅兰芳也因同病处于危险期在北京医院住院，几日后不幸在如厕时因大便干燥用力过猛引起再度复发而去。医院方面由此引起警惕，对母亲饮食格外注意，保持大便通畅易排省力，加上其它种种措施，顺利度过了危险期。

出院后不能马上恢复工作，需要疗养。母亲祖籍浙江萧山，从1954年起，便被选为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。虽然生于苏州长在北京，有此渊源，与浙江省人士倒也不生疏。省长周建人便邀请母亲去浙江疗养。母亲也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身为浙江代表，可借此与祖籍山水亲近，了解浙江民情。经请示北航领导同意，就到

浙江医院疗养去也。

住在人间天堂杭州，母亲安心养病，身体恢复很快。同时在该院疗养的还有江青。母亲和她住得不远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江青架子大，从不和人打招呼，母亲不卑不亢，也没有主动结识的意愿。一年之间，两人见面互相点头，竟无一语交谈，也算是奇迹了吧。

不少朋友得知母亲消息后前来探望，其中来得较勤的，就有国画大师潘天寿。潘每次来，母亲和他海阔天空，谈古论今，却从不问画。疗养将近一年，母亲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北京了。潘天寿知道后，很好奇地问：陆大姐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又一直不好意思问。现在你要走了，我怕再不问就错过了，你可别怪我啊？母亲说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，什么问题呀？潘犹豫了一下说，认识我的人，都跟我要画。有的人绕很多弯子，就是来要画。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常见面，你却从没开过口，是不是看不上我的画啊？母亲一听吓了一跳，赶忙解释：不是不是，你那么大的画家，我又不不懂画，哪好意思开口呀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要是不跟你要，倒是瞧不起你了，那就麻烦你给画一

张吧？我这里先谢过了。

一周过去，潘天寿却没露面。母亲心里嘀咕，这下坏了，没跟人家要画，还把人给得罪了，该怎么陪罪呢？正寻思着，潘带着画来了！

展开一看，母亲傻眼了：一尺多高四尺多宽的白纸，右上角两只小鸡，左下角盖着一方红印章，写了几个字，其它什么也没有，满纸空白！心想，弄这么个东西糊弄我，肯定是生气了，而且气还不小！心里想着，嘴里却谢着。潘天寿见这架势，没坐多一会儿就告辞了。

回京后，母亲给父亲讲了画的来历。

父亲也不懂画，觉得既然是潘天寿送的画，出于礼貌，应该把它裱起来。

父母去了荣宝斋。画一展开，师傅大吃一惊！仔仔细细看了几遍，小心问道：您跟潘先生关系不一般吧？父亲问此话怎讲，师傅接着说，我见过潘先生的画多啦，没见过他画鸡，更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鸡！母亲一听，连忙问道：怎么个好法，您给说说？师傅解释道：中国画最难的是留白。您看这两只小鸡，回头望向远处的红印。寥寥几笔占了右上，一方红印占了左下；小鸡的目光，则从右上向左下穿过整幅画充满了空间，令全幅不空！看似空白，却饱满，精品哪！

再见到潘天寿，母亲连连道谢，谢谢你的精品！潘哈哈大笑：那天我一看你的表情，就没敢多解释。为了这幅画，我整整想了五天哪！送陆大姐的画，必须拿得出手嘛！